

我市文化产业展现美好前景

□ 本报记者 梁瑜

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舞剧《刘胡兰》在太原激情上演,让观众在沉浸于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的同时,重温红色经典。台上,演员们各展其才,台下,在场观众叹为观止、热泪盈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叫好声。

元月份在太原工人文化宫舞台上的这幕情景,正是我市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市文化传播产业发展形势总体看好,近年来文化传播产业各个细分板块市场均有很大增幅,其中传媒演艺和广播影视在几年来都有长足的发展。

积跬步方能致千里

近年来,国家和省出台了一系列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市近几年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吕梁市关于加快全市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意见》《吕梁市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在《吕梁市现代服务业“十四五”规划》、《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中,对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及旅游、体育、文化产业的融合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划,下一步全市还将依据国家、省有关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措施制定出台切合我市实际的文化产业政策措施,大力推动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



全市文化产业起步坚实,势头迅猛,仅在2019年底举行的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我市就推出16个招商项目,主要涉及文化旅游和文化创意两个领域,总投资33.5亿元,拟融资29.5亿元。落实签约项目2个,总投资5.96亿元,签约金额共计4亿元。

文化产业是以内容创意为核心的产业,据市文化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吕梁文化传播企业虽然成功地借鉴了先进发达地区的某些经验,但在创新能力这个核心问题上的表现仍有所不足。就一些文化传媒企业来看,多是从产品营销、传播、渠道等角度考虑问题,对于创意成本却是压得一低再低。许多企业在制作或修改出一套自己的服务模式后,便将传统手法和题材一再套用。这样做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收回成本并盈利,也就是所谓的“敏捷开发”和“微创新”。但毕竟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说明文化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市文化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是我市文化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有历史人文资源209项、民间民俗文化资源111项、其它文化资源150余项。二是

文化产业增加值基数较低,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处于增长期,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三是由于煤炭等传统优势产业减弱,在我市经济转型期,文化产业客观上面临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致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企业和人才越来越多。

市文化部门抓住全国文博会、“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和“山西省文化产业博览会”等文化产业展示交易平台提供的有利契机,积极组织我市文化产业项目和产品参加,促进和拉动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全市也创作出了一批健康向上的优秀作品,如电影《黄河喜事》、电视剧《幸福生活万年长》、舞台剧《山里娃》《吕梁英雄传》、大型移植戏剧《廉吏于成龙》等,对于宣传文化建设和市场正能量引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市级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市场前景好、成长性强、对我市文化产业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拉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和文化艺术精品工程项目。

步入发展新时代,我市各级各部门将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扶持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生产,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和竞争力,讲好“吕梁故事”。要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做大做强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在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上下足工夫,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吕梁新的经济增长点。



顺治五年冬,归顺清朝的大同知府姜瓖起义反清,史称“戊子之变”。多尔袞率部入山西平定姜瓖叛乱,曹雪芹高祖包衣曹振彦被带往大同参加戡乱,不久大同起义剿灭余部逃亡汾州城。清军南下围汾州,直到九月红衣大炮一到即攻破汾州,并屠城。

根据《清史》记载,当时负责红衣大炮的将军是石廷柱,正白旗人,笔者考虑《红楼梦》十四回“缮国公诰命亡故,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当即暗示此人此事。冯其庸文章确定辽阳墓碑记载曹振彦是红衣大炮教官,也是正白旗人。山西征战时期,曹振彦是多尔袞属下的牛录章京,应该是汾州屠城的红衣炮兵的官员之一。顺治六年,他们的红衣大炮从大同南下,一路攻克了浑源、太谷、朔州、汾州。端重王包围汾州城一月有余,只等红衣大炮攻打,九月九日大炮始至,随后发生了汾州屠城。朱之俊记载:屠城后“巷居无人,黔突无烟”。大同汾州戡乱,曹振彦是功臣,顺治七年石廷柱因此军功被晋升为三等伯,而曹振彦则被任命为山西吉州知州。曹振彦改变了身份,进身为官员。

因为曹振彦的军功,其子曹玺被安排为皇宫二等侍卫,曹振彦被允许参加贡士考试,并通过考试,完成了从教官到贡士,从包衣到仕官,从军界到政界的转变。这一年,曹振彦已48岁,即将进入天命之年。汾州屠城发生在顺治六年,曹振彦任职山西吉州知州的时间是顺治七年,顺治八年多尔袞身故曹振彦籍贯转入内务府包衣,顺治九年曹任职大同阳和知府,顺治十二年升两浙盐法道。曹振彦生有二子,长子曹玺乃其妻欧阳氏所生,次子曹尔正系继室袁氏所出,兄弟年龄实际相差20多岁。

作为曹振彦的大儿子曹玺本名曹尔玉,红学家推断约生于万历四十八(1620)年,明朝灭亡时期已经24岁,其父任职山西吉州知州的时候曹玺已经接近30岁。其父任职大同知府的高官,曹玺已经32岁。曹振彦约在顺治末年去世,那时曹玺应该40岁了。曹玺30岁之前干什么去了?史料阙如。特别是曹玺比弟弟曹尔正竟然年长二十岁,中间没有一位弟妹,这不合常理。2012大众日报《红学家称曹雪芹祖籍在乳山》一文,自称曹雪芹后裔的曹祖义根据小说里秦泰的故事猜测曹玺乃曹振彦养子。

故推测: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初二,李自成自率主力攻破汾州,屠杀朱氏后裔,曹雪芹曾祖隐匿民间,顺治六年汾州屠城后,落难公子曹玺被进入山西戡乱的红衣大炮教官曹振彦收养为义子。同时清军也在汾州进行了扩军,汾阳西堡障韩氏族谱记载韩氏就是此时期进入正白旗,而后与皇商冀家结亲的。顺治七年曹振彦因军功升职,三十岁的曹玺被吸收为侍卫,成内务府包衣,曹玺妻子孙氏有幸成为康熙保姆,曹玺深得康熙重用,子孙得南京江宁织造府肥缺。曹振彦是曹家最大的功臣,封官荫子,功在汾阳。曹玺,字完璧,显然出自成语完璧归赵,明确记住了曹玺是“赵国人”,乃是晋阳晋王后裔。曹寅《续琵琶》中则对曹操寻回蔡文姬给予赞美,隐藏感谢曹氏的收养之恩。红楼梦曲《留余庆》曰“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实际感恩曹振彦的收养之恩。

傅山诗《邂逅看续宗老禅和打拳歌》记载了在汾州古寺遇到金陵老僧曹国裔表演拳术的故事。傅山记载曹国裔本为山西偏关镇将,明亡后出家,稳定偏关即汾州府永宁州之职责,曹国裔实际上是朱明后裔延续明宗之意思,曹国裔之来汾阳与曹玺脱不了干系。更可骇怪的是《雪桥诗话》里说:“曹荔轩为完翁司空国玺子”,还有《八旗艺文编目》等书,将曹玺的名字记载为曹国玺。傅山笔下的曹国裔不是曹国玺的隐身吗?不也是暗示曹国玺实际屠城遗民吗?

《红楼梦》曹雪芹高祖与汾州屠城

□ 吕世宏



源于场子舞秧歌,画面诙谐队列多。棒子悠然成道具,彩绸悦目逗陀螺。犁耩播种丰收季,耕地插秧甘黍禾。喜庆民间乡土气,农家故事誉春河。

文水县宋家庄棒子舞原名宋家庄跑场子。传说,棒子舞起源与当年护村和祈雨有关。跑场子由伞头2人、毛葫芦(一手持弓,一手持拨浪鼓)2人、小锣2人、棒子4人、腰鼓8人、铙子8人和专门表演的2名红公子、2名丑公子、1名老丑、1名彩旦组成。演员身穿戏服,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不时变换队形,每到入多的地方还演唱各种秧歌曲目。

解放前,跑场子一般用于祭祀祈雨、逢年过节等喜庆活动,只有男演员参加,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和低级庸俗的表演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宋家庄对跑场子进行了突破性改编,把原来属于配角的4名棒子手改为由24名女青年组成的花棒队,

成为整个表演队伍的主体,故更名为“棒子舞”。24名女青年手持彩色双棒,“磕”“打”“敲”“刮”,发出“嘭”“叭”“爆”“噔”“得儿”等不同音响,同时翩翩起舞,变幻画面,在一鼓二锣四钹八腰鼓的伴奏下,形象地表现出“播种”“插秧”“锄耙”“收割”“剥莢”“扬场”等劳动场景,展示出庄稼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

1994年,在吕梁地区新人新作精品展演中,棒子舞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精巧的艺术构思、独特的表现风格博得专家评委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一举夺魁。1996年,宋家庄棒子舞又荣获山西省民间社火锣鼓大赛金奖。宋家庄棒子舞以其独特的舞蹈形式,被收入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专家说,看了棒子舞,犹如读了一首田园抒情诗,听了一曲农家交响乐,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

宋家庄棒子舞

冯增清 摄

